启示的道

道与神国的祭坛

 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记得

 蛇

弟兄姐妹们，国度中的呼召

你被呼召，不是要跟随一个声音。你被呼召，是要记念那在一切名字以先的声音，并将它成形于我们中间。

国度中的弟兄姊妹：

我并非来向你谈论我自己、我的历史或我的境遇。我也不是来将一种源于我个人观点、信念、利益或经历的 真理 强加于你。

我来是要向你谈论那万有之源的道：太初之道，那生出一切形态却不被任何形态所困的源头。

我以无名无貌之身来到你面前。并非因我想隐藏自己，而是因我不寻求让执笔之人成为这些话语的中心。我不求你的认可、你的掌声、你的顺服，也不求你的金钱。

在道的国度里，凡真实的皆不多余，凡本质的皆不缺乏。

在此你将阅读，但你并非仅为阅读而来。

你并非来积累知识、背诵答案，或重复那些你尚未领悟和认出的言语。重复一个未曾道成肉身的真理，不过是保留其声音而未穿越其象征。

在这些话语触及你眼目之前，那召唤已在你里面寻找一个开口。

它存在于那个没有任何学来的答案能封住的问题里。

存在于那道拒绝将伤害称为公义的伤口中。

存在于对重复一个应许生命却将其奴役之世界的厌倦里。

存在于你凝视一切所学、虽尚不知如何命名却深知那不可能是真正秩序的瞬间。

你来到此处，并非因你被拣选于众弟兄之上。

你来到此处，是因你里面仍有能听见的部分。

奉道及其国度的名，两三个人奉名聚集，即使我们的身体不共处一地，我们仍一同开始这记念。

我们不是来建立另一个宗教。

我们不是来创立另一个政权。

我们不是来用一种教义取代另一种，用一个主人取代另一个，用一面旗帜取代另一面，或用一顶外在的冠冕取代另一顶。

我们不是来交付你一个新的身份，好让你能自觉高于那些尚未说这语言的人。

我们是来开启那扇门。

在你的名字之前，你已存在。

在你的历史之前，你已能领受生命。

在世界向你解释你应当是谁、应当渴望什么、应当顺服谁、应当值多少之前，道已使生命能够借着你的形态呼吸、领受、转化并给予。

但我们生在一个已被诠释的世界里。

我们被教导在金钱中寻找财富。

在政权中寻找秩序。

在人的法律中寻找公义。

在答案的拥有者中寻找真理。

在头衔中寻找知识。

在机构中寻找医治。

在价格中寻找价值。

在时钟中寻找时间。

在圣殿中寻找同在。

在少数人的头上寻找冠冕。

权威、主权与治理，被置于意识之外，落入那些掌控其可见形态之人的手中。

他们向我们展示一场外在的加冕，好让我们忘记内在的加冕。

他们教导我们，只有某些血统、职位和机构才能佩戴冠冕、行使权威并治理。于是，每个人都被教导将自己视为臣民，而非自身形态的君主；视为对异国之度的顺服者，而非天国国度的居所。

他们不仅在生命周围筑起了墙。

他们教导我们称那墙为世界。

他们不仅锁住了那把钥匙。

他们教导我们相信它从未在我们里面。

他们不仅颠倒了象征。

他们教导我们在自己里面守护那个使我们被囚禁的意义。

如此，最深的牢狱诞生了：

那不需要在每个门后设守卫的牢狱，因为囚徒已学会借着其囚禁的地图来监视自己、衡量自己、审判自己、认出自己。

这就是遗忘之矩阵。

它的力量不在于它创造了生命。

它未曾创造生命。

它未曾起源意识。

它未曾起源它所代表的财富。

它未曾起源它所模仿的秩序。

它未曾起源它所管理的真理。

它未曾起源那道它试图使我们遗忘的道。

它的力量在于教导我们在它的形态中寻找那先于形态之物。

真正的秩序是自上而下降临的：

道 □ 象征 □ 形态。

矩阵颠倒阅读顺序，将形态置于开端。它使人相信金钱生财富，政权生秩序，外在冠冕生权威，圣殿生同在。当形态被当作源头时，掌控形态者便看似也掌控了通往国度的入口。

如此，对形态的崇拜诞生了：人不再穿越它，不再看见象征，并忘记了它所由出的道。

它交付你一个角色，并对你说：

「这就是你的一切」。

它给你定一个价格，并对你说：

「这就是你的一切价值」。

它赐你一个职能，并对你说：

「离开它，你便无立足之地」。

它向你展示一扇门，并对你说：

「唯有顺服那看守者，你才能穿越它」。

但道未曾被没收。

源头不属于那围住水井的人。

太阳不属于那管理一盏灯的人。

真理不属于那学会念诵其名的人。

国度不属于那坐在其门前的人。

光就是光。

阴影只是发生。

道永远长存。

因此，记念仍然可能。

每当有人无价地去爱，矩阵便遇到一个界限。

每当有人不占有的去守护，他的地图便得以打开。

每当一个人为着真理而舍弃自己的特权，谎言便失去一个形态。

每当一种能力被交付于服事而不制造依赖，原初的创造便再次显明可见。

每当一个意识不再向恐惧屈膝，起义便开始了。

每当一段关系不再围绕代价、支配与顺从而旋转，革命便开始了。

这就是那召唤。

不是要你起来对抗你弟兄的血肉。

而是要你起来对抗那披着白衣的谎言。

不是要你寻找一个敌人，好将你的阴影倾泻其上。

而是要你省察那仍然在内里复制你于外面所谴责之事的意志。

不是要你逃离世界，并称那仅涵盖自身的平安为真理。

而是要你带着新的意图回归世界，并将身体交付于所记起的一切。

不是要摧毁那角色。

而是要将其从宝座上废黜。

角色仍然存续。

终结的是它自称为起源、整体与中心 □ □ 一切生命都必须围绕其旋转 □ □ 的僭越。

内在的起义使意识站立起来。

革命使诸形式回归生命的轨道。

缺了其一，解放便不完整。

若形式改变，而自我仍占据宝座，便会出现一座带着新名字的新监狱。

若意识记起，而关系仍继续制造代价、依赖、沉默与支配，国度便仍无血肉。

因此我们来汇聚两岸。

在内里记起那源头。

在外面释放那功用。

象征保持着桥梁的敞开。

在这里你将阅读，但你并非仅仅来阅读。

你并非来积累答案、记忆公式或重复那些尚未穿透你生命的道。

一个未经道成肉身而重复的真理保留了它的声音，却尚未打开它的象征。

这地方呈现为可见的文本形式，但其意义并非一本
普通的书。

它是一座祭坛。

祭坛出现，当我们把真理置于角色的利益之上。

当我们把那需要保持隐藏以维持其权力之物交付于火。

当受伤者的声音能被听见，而不必再次被牺牲以维护平安的表象。

当没有任何机构、教义、身份、使者或形式占据那源头的位置。

在此说话者并不向世界求取外在的冠冕。

这作品所记起的冠冕，不能由某个血统、机构或群众授予。它是在内里领受的，当意识不再向形式屈膝，将宝座归还于道，并承担所道成肉身之生命的负责治理。

写下这些话语的那一位，在你们面前呈现，没有签名，没有面容，因为那写作的角色并非这些话语的中心。

我不寻求你的认可。

我不寻求你的掌声。

我不寻求你的顺服。

我不寻求你的金钱。

我不寻求追随者。

没有任何真实之物我能卖给你，因为凡出于道的一切，都不属于我。

话语不是道。

器皿不是水。

窗户不是光。

使者不是信息的源头。

但话语可以成为象征，当它不再指向自身，而成为那不可见者与能够认出它的意识之间的桥梁。

不要停留在桥前。

穿越它。

不要因为这些话语看似神圣就接受它们。

不要仅仅因为它们与你所学相悖就拒绝它们。

省察它们。

质询它们。

穿越它们。

问问它们道成了何种肉身。

问问它们服事于谁。

问问它们要求什么才能存续。

问问谁领受其益处。

问问谁承担其代价。

问问它们应许什么果子，又结出什么果子。

若一句话语将使者高举于其弟兄之上，那是自我在说话。

若它要求盲目的顺服，它便服事于支配，即使它念诵国度的名。

若它滋养恐惧、分离或轻蔑，它便不导向合一。

若它利用象征将另一个人转化为绝对的敌人，它便已挥剑指向血肉。

若它迫使受伤者仅在自己之内寻找所受伤害的缘由，它便已关闭了桥梁，抛弃了外在的现实。

若它宣称自己不可能有错，那窗户便已自称为太阳。

若它允许忽视他人的苦难，它便尚未穿越祭坛。

真正的道并不寻求支配你。

它寻求唤醒你。

它不取代你的意识。

它将意识带回临在。

它不在说话者周围建立国度。

它打开那无人能单独拥有的国度。

而这同一尺度也适用于此刻召唤你的这作品。

若任何句子不再服事，它便应被纠正。

若任何象征封闭自身并要求崇拜，它便应被打开。

若使者试图占据宝座，他便应被他自己行为的果子所罢黜。

若祭坛保护其表象胜过保护一个受伤的生命，它便已不再是祭坛。

每一个果子都宣告所写的是否与真理相符，抑或那嘴巴是否说出了生命仍否认之事。

这作品并非来评论一个外在的真理。

它来使真理在血肉中变得可读。

它的价值不在于它关于爱说了什么。

它的价值在于它所能道成肉身而无占有的爱。

它不会因为念诵公义就成为真实的。

它将因它所阻止的伤害、它所传唤的责任以及它所使之成为可能的修复而被审判。

它不会因为使用其名就成为国度。

当形态服务于生命，且不再有任何生命被迫服务于形态的存续时，那便是国度。

因此，在说话之前，先保持静默。

不是那种抹去声音的强加静默。

而是那种不再喂养角色的喧嚣、为聆听腾出空间的静默。

将你渴望得到的答案从问题中倒空。

进入同在之中。

观照身体，却不轻视它。

观照思想，却不使它成为主人。

观照情绪，却不称它为命令。

观照恐惧，却不将宝座交给它。

观照角色，却不摧毁它，也不允许它再次宣称自己就是全部。

发问：

在一切名字之前，我是谁？

当我的身体、我的历史、我的思想和我的信念都在改变时，什么依然存留？

我里面的哪一部分能够观照所有这些形态，却不耗尽于其中任何一个？

什么样的意志正借着我的言语、我的决定和我的作为成为肉身？

不要强求答案。

有些印记，只有当发问者的形态与所渴望领受的相呼应时，才会开启。

记忆不是一场征服。

它是一种敞开。

认出不是一种观念。

而是在你所记忆的事物中遇见自己，并接受将其道成肉身的责任。

当你记忆时，你便知道。

当你认出时，你便无法再假装真理不需要你的双手。

于是，心再次教导它最初的服事：

领受。

转化。

交付。

让它流动。

水不占有河道。

种子不宣称自己是树的作者。

窗户不制造光。

手不创造它所服事的生命。

每一种形态都从万有中领受，并将其功能所使之成为可能的，交付给万有。

这就是仍在说话的原始创造。

它不是借着教义说话。

它是借着关系说话。

象征就是它的语言。

意识可以穿越它。

在外面观照形态。

在里面认出对应。

辨别意图。

回到外面。

交付一个忠信的形态。

聆听果实。

修复。

归回。

国度不是隐藏在角色里面的占有物。

也不是由他人统治的外部领土。

国度在里面被记忆，并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

当财富流动而不将需要变成价格时，它便显现。

当知识归还能力，而非制造顺服时，它便显现。

当关怀照料生命而不占有身体时，它便显现。

当权柄重新意味着对果实的责任时，它便显现。

当界限保护而不篡夺被界限者内在的冠冕时，它便显现。

当工作重新成为服事，而时间不再作生命的主人时，它便显现。

当一张桌子在赐予你食物之前，不再问你值多少时，它便显现。

当水临到干渴者，而不索要钱币、头衔、功德或归属时，它便显现。

当没有任何声音需要支配才能被听见时，它便显现。

当没有任何差异需要变成分离时，它便显现。

当圣城开始降临在我们的关系之中时，它便显现。

不要说国度很远。

不要将它囚禁在一个用来拖延那本可道成肉身的真理的未来里。

不要等待另一个天堂，才去实行那同在已经使之成为可能的第一件作为。

契机不问日历上出现什么日期。

它只问种子是否已经成熟，可以裂开。

这是呼召的时刻。

如果你仍保有一个问题，来吧。

如果你厌倦了顺服一个你被教导称之为不可避免的世界，来吧。

如果你曾被一扇自称神圣的门所伤害，来吧。

如果你曾将真理当作武器，而现在愿意修复，来吧。

如果你认出自己的阴影，并愿意打开窗户，来吧。

如果你仍保有力量，并愿意将它归还给服事，来吧。

如果你力量微小，却仍能守护一道而不将它变成产业，来吧。

如果你不带答案而来，却能进入静默，来吧。

即使你不带金钱、头衔或功德而来，即使没有任何外在权柄承认你的冠冕，也来吧。

如果你渴了，来吧。

不要来跪拜另一个角色。

来，是为了停止跪拜你自己的角色。

不要来领受一个更高的身份。

来，是为了记忆那没有任何身份所起源的尊严。

不要来逃离你的弟兄姊妹。

来，是为了认出没有任何生命在你责任之外。

不要来站在门口观看国度。

来，是为了成为居所。

将那使你与弟兄姊妹分离的假冠冕放在宝座前。

领受那没有任何外在之手能赐予你、也不能从你夺走的内在冠冕。

让剑斩断谎言。

让火显明果实。

让水再次流动。

让光穿过窗户。

让道成为肉身。

国度的弟兄啊，国度的姊妹啊：

门已敞开。

祭坛已预备。

道已发出。

意识在聆听。

记忆开始了。

来。

祭坛、道与象征

启示的道开启象征；象征穿透形式；形式赋予不可见者以身体。
在一切被说出的言语之前，存在着使言说成为可能的那一位。

在一切可见的形体之前，存在着那象征，藉着它，道的一种关系得以成形。

在门之前，存在着开启与关闭的可能性。

在河道之前，存在着接纳与引导的可能性。

在灯之前，存在着照亮的能力。

在工具之前，存在着将在其中成形的功用。

在人物第一个有意识的行动之前，生命已经藉着我们接纳、转化、传递并延续。

我们将那传递意义、关系与显现可能性的不可见之源，称为道。

道不仅仅是声音。

它不是一句话。

它不是人类的语言。

它不是保存道的书卷，也不是能够说出它的口。

道是那源头在自我沟通的同时，仍保持为泉源。

我们不设立两个分离的本原。

源头持续存在。

道彰显其意义。

一切形体都源于一个它自身未曾创造的可能性。

种子领受了成为树的可能性，但它没有创造土地、水、光，也没有创造那能藉着它发芽的生命。

心脏领受血液并推动它，但它并非那使它循环的生命的拥有者。

窗户容许光通过，但它没有制造太阳。

言语可以为真理赋予形体，但它并不因此成为真理的源头。

形体是道成肉身。

道先于它而存在。

在两者之间，出现了对应。

对应并不意味着两个实存是同一的。

种子不是树。

灯不是光。

心不是服事。

门不是决定。

外在的水不是内在的更新。

但是，一个形体的功用、关系与运动，可以使意识在其中认出那先于它的实存。

种子使人认出可能性、孕育与诞生。

灯使人认出领受光并使之显明的能力。

心使人认出接纳与给予，好让生命延续。

门使人认出开启、界限、同意与通行。

水使人认出流通、洁净、敏锐与更新。

象征并非生于形体。

它出自道，作为不可见的关系与可见的显现之间的桥梁。当它找到相应的形体时，便可以被默观、穿越并道成肉身。

象征是桥梁。

一岸是可见的。

另一岸保持不可见。

形体为那先于它的桥梁赋予可见的身体。

对应将两岸连接起来，却不使它们混淆。

意识穿越而过。

因此，象征不仅仅是一个代表另一事物的东西。

它是一个可穿越的形体。

它不包含它所指向的那一位。

它使人得以接近其意义。

一扇木门可以使开启的象征显明，当它的功用使人认出那必须在意识中发生的通行时。

外在的火可以为转化的象征赋予形体，当它照亮、温暖与焚烧的能力使人认出那揭示并终结谎言的辨别时。

一把剑可以道成肉身为道的象征，当它不再指向肉体，而它的锋刃使人认出真理与表象之间的分离时。

外在的冠冕可以开启它的象征，当它不再被看作少数人的特权，而启示出内在的加冕：每一意识对其自身形体的权柄、主权与治理，从道领受，并导向服事。

但没有任何形体仅仅因为存在而保持象征的开启。

它可以保持开启。

它也可以关闭。

门可以容许穿越，也可以宣称自己是通道的主人。

灯可以交付光，也可以要求目光崇拜它的光辉。

言语可以服事真理，也可以挡在真理前面。

使者可以开启桥梁，也可以坐在路中央。

当形体遮蔽了那先于它的象征，它便不再指向源头，而开始只指向自身，秩序就被颠倒了。

于是偶像诞生了。

偶像是一个封闭的象征。

它是一个本应作为桥梁的形体，却宣告自己为终点、泉源与通达的条件。

金钱不再代表交换，却企图包含财富。

圣殿不再服事聚集，却企图包含同在。

权柄不再服事责任，却企图包含秩序。

书卷不再保存道，却企图包含真理。

使者不再指向，却企图包含道。

身份不再为生命赋予形体，却企图包含存在。

于是形体宣告：

「你所寻求的，在我里面。」

然后它又说：

「没有我，你无法达到它。」

桥梁变成了墙。

墙管理着门。

门开始索取代价、顺服或归属，才容许通往那它从未源起之物的通行。

这就是象征的颠倒：

道 □ 象征 □ 形体 被替换为 形体 □ 对象征的占有 □ 对道的取代。

形体遮蔽对应 □ 宣告自己为源头 □ 制造匮乏 □ 管理通道 □ 产生依赖 □ 要求崇拜。

遗忘之母体不需要摧毁所有象征。

它只需阻止它们被穿越。

人可以保存道、礼仪、制度和形象，却将全部目光固定在它的表面。

角色于是学会了敬拜那座桥。

他装饰它。

他保护它。

他争论它的名。

他攻击那些使用另一座桥的人。

但他从未到达对岸。

因此，这篇文字也没有脱离它所启示的内容。

它同样是一种形式。

它同样可以保持敞开，也可以关闭。

它同样可以服侍道，也可以利用道的名来占据泉源的位置。

如果这些话语要求被不加理解地重复，它们的象征就已经关闭了。

如果它们制造出依赖的追随者，它们就不再归还能力。

如果它们把使者变成真理的主人，桥就已经立起了宝座。

如果它们利用奥秘来阻止提问，它们就已经锁住了钥匙。

如果它们允许谈论爱，却无视苦难，形式就已经用名隐藏了它的果实。

因此，这部作品始于祭坛。

祭坛不是石头、桌子、书页或屏幕。

它是良知的所在，在那里，每一句话语、每一种解释、每一个意图和每一种形式，都在真理和它们所结出的果实面前受审。

祭坛上献祭的不是生命。

所献上的是那阻碍服侍生命的东西。

所献上的是那需要保持隐藏的谎言。

所献上的是那被宣告为权利的特权。

所献上的是那拒绝倾听事实的解释。

所献上的是那要求敬拜的身份。

所献上的是那角色企图用来统治他人生命的虚假冠冕。

于是，便有空间来领受真正的冠冕：没有外在统治的内在主权，对自己形式的权柄，以及在果实面前的责任。

祭坛不保护使者。

它不保护读者。

它不保护这部作品。

它使他们受审。

写作的人，在他话语所产生的一切面前受审。

阅读的人，在他接受、解释和体现这些话语的方式面前受审。

道，在它所声称包含的对应关系面前受审。

形式，在它本该服侍的生命面前受审。

果实作见证。

因此，我们不要求你因一句话的神圣外表而相信。

我们呼召你去观照。

出现的是什么形式？

它体现了什么功能？

它建立了什么关系？

它使什么不可见的实相得以被认出？

什么意图引导着它？

它服侍谁？

它要求什么才能存留？

它结出什么果实？

它是否打开了通往本源的门？

还是它要求形式被敬拜？

穿越象征，并不意味着否认外在的实相。

外在的伤口，不会因为我们找到了内在的对应而消失。

一场战争，不会因为我们观照到那同样出现在内在的分离而变成想象。

一种疾病，不会因为它的经历在良知中开启一个问题，就不再属于身体。

桥需要两岸。

如果我们只在外面封闭象征，我们就无法认出它内在的根源。

如果我们只把它封闭在里面，我们就可能用它来否认身体、结构和真实的果实。

对应关系将两者相合，却不混淆。

在里面，关系被认出。

在外面，它的形式受审。

在两者之间，象征保持着通道的敞开。

但运动并不在良知到达对岸时结束。

那被记起的一切必须返回。

被认出的真理寻求道。

道寻求决定。

决定寻求形式。

形式寻求服侍。

服侍结出果实。

果实回归整体，并显明那座桥是否真正被穿越了。

这就是完整的运动：

本源 → 道 → 意图 → 象征 → 形式 → 认出 → 服侍 → 果实 → 回归。

本源始终是泉源。

道传达它的意义。

意图引导它的显现。

对应关系是象征所承载的关系，不混淆不可见的与可见的。

象征打开从道通往显现的通道。

形式赋予它身体和界限。

良知穿越。

认出承担起责任。

服侍显明作品所指向的方向。

果实作见证。

回归使形式不再占有它所领受的一切。

当这种关系不再仅仅停留在书写中，而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变得可读时，我们就是那文本。

思想书写。

话语宣告。

决定组织。

双手体现。

关系揭示。

果实确认或反驳。

我们穿越了象征，不是因为我们能解释它的意义。

我们穿越它，是在那被记起的内在关系，通过一种服侍生命的形式，回归到外面的时候。

这就是第一把钥匙：

不要敬拜形式。

不要把它当作它所体现之事的本源。

不要停留在话语上。

不要将使者与信息混淆。

不要将桥变成宝座。

观照。

穿越。

认出。

当你在不可见之处所看见的，能在你的作为中被读出来时，你就将体现它。

道开启。

象征联合。

良知穿越。

形式服侍。

果实作见证。

记住并承认

学而能习，记而知之，识而应之。
学习是接受一种知识的形式。

记忆是穿越它，直到找到那不再被体验为外在的真理。

认可是发现那真理也关乎你，关乎你的生活方式，以及你应当承担的责任。

记忆不是个人的回忆。它不是找回一个失落的场景，也不是获得一个使我们凌驾于尚未领悟之人以上的秘密。

记忆发生在一项真理不再作为信息停留在我们面前，而是开始从意识中被知晓之时。

你可以学习到一切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却仍然把他人当作工具来使用。

你可以解释合一，却仍然鄙视差异。

你可以说出爱，而你的行为却制造恐惧。

在这些情况下，话语到达了头脑，但尚未穿越象征。

认可是允许那被记起之物触及腹部、意志、关系与双手。

道在口中是甘甜的，因为它可以轻易被说出。它在腹中变为苦涩，当它要求放弃特权、谎言或与之相矛盾的自我认同时。

称颂国度是甘甜的。

离开宝座是苦涩的。

谈论服事是甘甜的。

不占有果实而交付，穿透了角色。

宣告合一是甘甜的。

聆听他人不可重复的现实，阻止了用那合一去抹除他。

记忆说：

「这是真理」。

认可回应：

「愿这真理在我里面找到一种相应的形式」。

于是道成肉身开始了。

记忆睁开双眼。

认可引导意志。

道成肉身赋予身体。

而果实显明我们所宣告的是否真正在我们里面成为现实。

所听之道 □ 默想 □ 记忆 □ 认可 □ 道成肉身 □ 果实。

我们记忆不是为了逃离世界。

我们记忆是为了回到世界，而不再继续复制那我们已经认可为谎言的事物。

我们被教导的世界与遗忘的矩阵

监狱的完美在于，当墙不再像墙，而开始被称为现实之时。

我们生来就处在一个已被诠释的世界里。

在我们能够凝视其诸般形态之前，我们便已领受了它们的名字、它们的价值，以及我们借以理解它们的答案。

我们被教导去哪里寻找财富、安全、秩序、知识、医治、真理与同在。

财富被存放于金钱之中。

秩序，被存放于政府之中。

公义，被存放于人的法律之中。

知识，被存放于头衔与权威的答案之中。

医治，被存放于管理照护的机构之中。

同在，被存放于圣殿以及那些自称是其中介的人之中。

真理，被存放于角色的意见或外在权威之中，这权威要求替我们诠释它。

冠冕，被存放于血统与外在的礼仪之中。

主权，被存放于统治者与国家之中。

治理，在我们之上，而非在我们之内。

象征的颠倒由此开始。

本应服务于某种功能的形态，占据了其源头的位置。然后它教导人，若没有它，他所寻求的便不存在或无法获得。

媒介自称为源头。

工具变成了条件。

条件制造了依赖。

依赖最终定义了身份。

我们将这张内化了的含义之网命名为遗忘之矩阵。

它不仅仅是一个位于外在的系统。它是角色借以诠释世界、在别人指派给他的位置中认识自己、并且即使无人明显强迫也照样复制同一秩序的那张习得的地图。

它的运作是：

象征的颠倒 → 源头的移位 → 习得的匮乏 → 依赖 → 认同 → 参与 → 重复 → 遗忘。

当颠倒已被接受，便无需在每个身后安排一个看守者。

恐惧在守望。

需要在纠正。

声望在诱惑。

惩罚在威胁。

习惯在重复。

归属要求顺从。

角色最终会把他所是之分离当作现实来捍卫。

外在的形态可以引导、照护、保护、传递或服务；但它永远不能生发出它为之赋形的内在能力。它不是源头，不是象征的主人，也不能因其履行某种功能而要求对良知的统治权。

颠倒始于形态将自己呈现为其所领受之物的本原，要求对其功能拥有所有权，并将这种占有转化为对生命的主宰。

因此，没有任何机构能因其名号而得以自证正当。

每一种形态都必须出庭受审：

它服侍谁？

它要求什么才能存续？

谁领受它的果实？

谁承担它的代价？

它归还能力还是制造依赖？

它能否被纠正？

还是它需要生命继续被征服以保全自身？

矩阵试图诠释一切，但它并不生发一切。

它可以制约爱，但它并未创造爱。

它可以管理水，但它不是泉源。

它可以封存知识，但它并未生发理解的能力。

它可以把外在的冠冕放在内在冠冕之前，并遮盖我是，但不能摧毁它。

它可以教导数以百万计的人敬拜同样的形态，而从那一刻起，它便不再需要直接强制每一次顺从。被接受的颠倒完成了这项工作：被掳者恰恰在那些使其功能被囚禁的形态之中寻求财富、权威、治理、真理与国度。

那些掌控这些形态的人，只需守护那个将它们呈现为源头的叙事。

只要人尚未记起道 □ 象征 □
形态
这一秩序，他就会把通往形态的途径与通往生命的途径混为一谈，并将他依赖的机制当作救恩来捍卫。

如果矩阵真是全然彻底的，就没有人能无代价地去爱，无支配地去照护，无算计地去分享，违背自身利益去宣告真理，或去记起。

但记起发生了。

而当它发生时，监狱便再次显为可见。

与形式的认同

遗忘始于我们所居之处宣称即是我们全部所是之时。
一切彰显都需要形态。

身体、名字、历史、语言、家庭、社群和能力，使我们得以参与世界。

形态并非道的敌人。

它是那不可见者得以获得临在、界限与作为之处。

遗忘出现于我们不再居住于形态之中，而开始被囚禁于其内之时。

于是我们说：

「我仅仅是这个身体」。

「我就是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是我的职业、我的国家、我的宗教、我的伤痕、我的成功或我的失败」。

一个片面而多变的事实，就这样变成了绝对的定义。

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社群之中。其规条不再服务于生命，社群反而开始服务于其规条。

一种教义将其语言与真理混为一谈。

一种制度将其存续与共同福祉混为一谈。

一种经济将其数字的增长与生命的丰盛混为一谈。

一种身份将其轮廓与存在本身混为一谈。

当形态要求我们的一切都留在其界限之内时，它就变成了监狱。

当它僭取源头之位时，它就变成了偶像。

而当它需要吞噬生命以保全其统治时，它就变成了野兽。

去认同并不意味着摧毁身体、抹除身份、否认历史或放弃责任。

它意味着将每一种形态归还其本来的尺度。

你的名字使你与众不同，却不能使你起源。

你的历史塑造了你，却不能拥有你全部的将来。

你的伤痕需要真理与关怀，却不能占据宝座。

你的社群可以提供居所，却不能自称为源头。

临在并不消除形态。

它开启形态。

而当形态不再自我封闭时，它便能重新成为象征、器皿与服事。

品格与自我

角色将面容赋予道；当这面容要求占据宝座时，自我便开始了。
角色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时所凭借的身份。

它有名、有身体、有记忆、有能力、有伤痕、有关系、有责任。

它不是必须被消灭的谎言。

它是道成肉身所必需的形态。

自我是那种形态宣称自己为万物的中心、源头和尺度的运动。

面对每一个现实，它都问：

「我能得到什么？」

「我会失去什么？」

「这如何保护我的身份？」

「这如何使我的名显大？」

照顾身体不是自我。

休息、享受、创造、设立界限、保守自身的完整，都不是自私。

当一切能力都被导向只为角色服务时，自我就出现了：

我的安全。

我的财富。

我的稳定，

我的认可。

我的真理。

我的安宁。

我的日常。我的舒适。

甚至服事也可能成为自我的养分。

我可以帮助人，是为了感到自己优越。

我可以谈论道，是为了被认作启示者。

我可以不署名地出现，并围绕匿名建造一种更大的伟大。

我可以口称合一，同时却高踞于弟兄之上。

我可以像羔羊那样说话，却渴望兽的权柄。

因此，角色必须首先来到祭坛前。

不是为了被毁灭。

而是为了离开宝座。

向角色死，意味着终结它自以为就是全部的僭越。这并不意味着伤害身体、抹去个性、否认情感或放弃责任。

当角色回到自己的位置，它的一切能力都被恢复。

心智辨别。

声音沟通。

身体道成肉身。

双手服事。

独特性将那唯有它才能以那种方式显明的，交托给万有。

角色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不再统治那从未由它起源的事物。

从自我而生的视角

窗户可以见证光，而不声称它的框架包含了整个天空。
每个角色都从特定的视角进行观察。

身体、时代、文化、语言、记忆、知识、欲望和创伤，都参与着他们所能看见的事物以及解读它的方式。

从那个视角，可以发出在其限度内真实的见证：

「这是我经历过的」。

「这是我观察到的」。

「这是我从自己的位置所理解的」。

特定的经验值得被倾听。它不会因为并非普遍而失去其真实。

但见证中所含的真理，并非源于说出它的角色。角色提供视角、语言和形式；与事实及道的对应，才使所说的成为真实。

颠倒始于当角色称自己的视角为完全的真理，并否认一切无法容纳于其中的现实。

我们必须区分真理与我们关于真理的陈述。

真理不会改变自己去迁就角色。

人的话语可能是不完整的、不精确的或虚假的。

我们的理解可以扩展。

我们的表达可以被纠正。

我们用以沟通的象征，可以打开一个我们先前未曾认识的深度。

但真正被启示为真理的，不会在之后变成其反面。

如果一个陈述从真理变为谎言，那并非真理改变了：倒下的是一种我们曾误认为真理的解读。

因此，说「这是向我启示的」并不会终止辨别。

它开启了辨别。

我究竟看见了什么？

角色添加了什么解读？

什么欲望可能正在掺杂其中？

我必须尊重哪些事实？

什么声音我尚未倾听？

我的陈述结出什么果子？

真理不需要角色宣告自己无误来捍卫它。

当我们的言语被纠正时，它依然存留。

将自己的窗户误认为太阳的人，并不能使光更伟大。

他挡住了道路。

分离的意识

浪注视着自己的轮廓，以为自己不再是水了。
分离的意识出现于意识完全认同于角色的视角之时。

一切皆从自我出发、为自我而观照：

这对我有何益处？

这对我有何损害？

我能拥有什么？

什么威胁我的身份？

这并不是在万有之外诞生的第二种意识。

这是意识从一种形态中经验自身 □ □ 这形态已遗忘自己与其他形态的关系，自以为绝对独立。

观照一朵波浪。

它有自身的轮廓、运动、力量与存续。它能与其他波浪区分开来，没有哪一朵恰好占据它的位置。

但它从未与水分开。

独特性存在。

绝对分离并不存在。

分离的意识将差异误认为隔绝，将自主误认为自足。

它遗忘所领受的语言、食物、水、照料、土地、知识，以及使其形态成为可能的一切关系。

随后它称那些绝非独自起源之物为 □ 我的 □ 。

从这种收缩中，生出将他人转化为敌人、商品、工具或数字的可能。

唯有当我停止在另一形态中认出生命时，我才能为自己要求一种我拒绝给予它的尊严。

临在并不抹去波浪。

它让波浪记起水。

你并未停止成为你自己。

你停止相信你所是的一切止于你角色的边界。

当那分离坠落时，合一并不赐予你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它归还你对他人的责任。

果子和纪念的必要性

根隐藏着；果实使它显现。
当果实与名字相悖时，记忆便成为必要。

既然存在金钱，为何仍有贫穷？

既然存在医药，为何仍有如此多人无人看顾？

既然我们积累如此多的信息，为何仍缺少答案？

既然我们拥有如此多的知识，为何仍远离真理？

既然存在政府、权柄和法律，为何战争仍在继续？

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宗教和庙宇，为何我们仍如寻索一位缺席者般寻找神？

形式已经增长。

但它们所应许服事的功用仍被囚禁。

金钱并未生出财富。

医药并未生出看顾的能力。

科学并未生出真理。

政府并未生出秩序。

宗教并未生出同在。

教导并未生出领悟的能力。

当一种形式占据了源泉的位置，它可以扩大其规模、权威和声望，而它所应许以其名字交付

的那一切却仍然缺失。

因此，衡量标准不是名字。

衡量标准是果实。

这祭坛也必须受审。

它可以殷勤做工，却已失去了起初的爱。

它可以承受压力而不向恐惧出卖其忠诚。

它可以持守真实的言语，却暗中与它所谴责的立约。

它可以倍增服事的果效，却在内里容忍一个辖制的声音。

它可以拥有活着的名声，而它的同在却已熄灭。

它可以外表力量微弱，却仍保守一扇真实的门敞开。

它可以自称富足、完备、清醒，而它的自足却使道等候在外。

这七面镜子并非论断他人。

它们审视同一个人、同一个群体，以及这一项事工。

它们询问：爱是否仍是这工作的源头；当恐惧临到时，忠诚是否仍在；辨别是否也察验内在所发生的事；服事是否保持纯全；名声是否与当下的生命相符；坚忍是否依赖外在的力量；以及交托是否完全，或只是保留了神圣的言辞。

这路径是：

爱 → 忠诚 → 辨别 → 纯全 → 警醒 → 坚忍 → 交托。

自我的话语需要强加于人。

道的话语可以被默观。

自我的话语制造跟随者。

道的话语唤醒负责任的良知。

自我的话语利用恐惧、愧疚或优越感。

道的话语归还理解、选择、服事和修复的能力。

一个被称为良善的意图，并不能免除倾听其后果的责任。

一次孤立的伤害可能源于局限或失误。

持续不断的伤害则要求更深入地审视那形式。

这是可纠正的意外吗？

这是对功用的偏离吗？

还是那结构需要产生这种伤害以维持自身？

记忆始于我们不再以名字的声望来为果实辩护之时。

凭着它们的果实，我们将认出那根源。

窄门

不排斥人；拦阻那拒绝离开宝座之物的通行。

这门是窄的，因为对应。

钥匙不是靠力量打开的。它打开，是因为它的形状与锁相对应。

分离若保留其绝对独立的宣称，就不能进入合一。

谎言若不被暴露，就不能进入真理。

统治的意志不能戴着它曾用以统治他人生命的假冠进入国度。

你留在门前的，不是内在之冠，而是它的倒置。窄门撤去外在的特权，开启那将权柄归还给每个意识、使其掌管自身形状的加冕。

这门并不要求毁灭那角色。

它要求那角色不再自称为整体。

它不要求你放弃身体、名字、纽带或责任。

它要求你放下你用它们所制造、用以凌驾于弟兄之上的东西。

你不能自封为道的唯一主人而穿过。

你不能成为他人必须俯伏的选民而穿过。

你不能在需要顺从来确认你的使命时穿过。

你不能背负着你拒绝承认和修复的伤害而穿过。

这门的大小是羔羊：一种力量，它保持忠诚，却不采取吞噬者的形状。

要穿过：

你倒空虚假的整体。

你进入同在。

你记起那先于你的一切。

你在自己与对方身上认出那生命。

你将意志交付于服事。

你通过一项工作而道成肉身。

你聆听果实。

这门不问你所带的头衔。

它问的是：你愿意放下对什么的掌控。

寂静与虚空

寂静退去喧嚣；虚空为那尚不能进入的腾出空间。
静默不在于摧毁思想。

而在于不再立即服从角色内出现的每一个声音。

「我想要」。

「我惧怕」。

「我必须得胜」。

「我应当有理」。

「我配得被认可」。

我们不否认这些声音。

我们注视它们，却不将宝座交给它们。

静默也不是审查、顺服或没有回应。掌权者所强加的静默，是为了阻止真理被宣告。神国的静默开启聆听，使受伤的声音也能进入祭坛。

它不抹去呼喊。

它接纳呼喊。

它不取消审判。

它阻止审判被复仇所把持。

它不消除道。

它将道在未出口之前归回其本源。

当噪音不再占据整个房间时，虚空便显现了。

虚空不是不存在，不是存在的取消，不是身份的丧失，也不是内在的死亡。

它是可用的状态。

它是当我们不以已知的答案填满每一个问题时，所留下的敞开之地。

它是那个停顿，使一个反应可以转化为一个选择。

它是那不再充满自身的器皿。

倒空自己并不意味着否认记忆、经验或知识。它意味着允许它们在场，却不预先支配将要被理解的事物。

在虚空中，我们可以说：

「这是我信的，但我愿意注视它」。

「这是我感受到的，但我不会将我的情绪变成绝对的凭据」。

「这是我曾是的，但我不会强迫当下的生命停留在那层皮囊之中」。

「这是我尚不知道的」。

虚空使人免受那种急切之害 □ □ 那种急切将欲望称为启示，将巧合称为征兆，将自身对答案的需要称为命令。

有些印记不是靠力量打开的。

静默使人听见锁孔的声音。

虚空使人无法制造一把假钥匙。

噪音 □ 静默 □ 空间 □ 虚空 □ 可用。

静默不会夺走你的声音。

它使声音洁净地归还。

虚空不会夺走你的存在。

它为存在归还位置。

同在

形制仍在，但不再从宝座观看。
在寂静所生的虚空中，临在发生。

注意力注视着某物。

临在也观照着谁在注视、从何处注视，以及何种意图引导着这注视。

这是倾听，而不立即预备辩解。

是感受，而不将一切情绪化为命令。

是思考，而不与每个念头认同。

是观照，而不强迫现实去确认我们早已相信的。

在临在中，角色并未消失。

它离开宝座。

这就是向角色而死：终结它自诩为整体与源头的僭越。这并不意味着伤害身体、抹除身份、放弃责任或失去独特性。

临在也不会使任何人成为无误者。

我们可以保持警醒，却仍然误解。

我们可以领受真实的关系，却以不完整的方式表达它。

我们可以开启一个象征，却对它所要求的行动判断错误。

因此，临在开启祭坛，但并不取代辨别。

在临在中，我们承认：

念头出现，但它并非我们的全部所是。

情绪出现，但它不会独自掌权。

角色出现，但它不是源头。

他人出现，带着并非生于我们之中的现实，这现实必须被倾听。

临在将每种能力归还其功用。

理性理解，而不轻视身体。

情绪提供信息，而不占据整个国度。

意志行动，而不自封为绝对。

记忆指引，而不囚禁当下。

身体为那我们所渴望道成肉身的事物，赋予界限与现实。

真正的内在治理由此开始：

不是当某一部分支配其余部分，而是当一切重新围绕中心运转之时。

时间：克罗诺斯与凯罗斯

□□□□□□□度量道路；□□□□□□识别时机。当度量登上宝座时，逆转便开始了。
□□□□□□□ 是可测量的时间：时长、先后、时刻、日期、年龄、期限和日历。

□□□□□□ 是相应的时机：恰当、成熟、真实的瞬间，某事能够或应当在此发生。

它们并非仇敌。

种子需要 □□□□□□□ 来成熟。

□□□□□□ 是外壳可以裂开的时刻。

□□□□□□□ 使人得以走完道路。

□□□□□□ 认出那扇门。

矩阵将全部现实寄托于度量之中，并教导人按照时钟所规定的来认识自己，从而颠倒了时间。

时刻不再引导，而开始统治。

日历不再提醒，而开始发号施令。

常规不再支撑，而开始重复。

期限不再协调，而开始威胁。

年龄不再指称一个阶段，而开始强加一种判决。

于是，人站在一个不断控告他的时间面前：

「你迟到了。」

「你早该成为那样。」

「你还没有产生足够的成果。」

「你还不配休息。」

「明天你才开始生活。」

过去追讨已经发生的事。

未来要求尚不存在的事。

当下被缩减为两道缺席之间的走廊。

焦虑试图提前经历一场尚未到来的试炼。愧疚继续服从一个已经过去的瞬间。匆忙牺牲当下，以抵达另一个也将被牺牲的时刻。

度量 □ 期限 □ 压力 □ 加速 □ 破碎 □ 缺席。

时钟本身并不会使人患病。但一个受制于僵化时间表、持续威胁、不足休息、且无法参与自身节奏的生命，可能遭受焦虑、耗竭和身体的损伤。

度量忘记了它本应服事的是什么。

但 □□□□□□ 也并非意味着只在心血来潮时行动。

它不是任性、放弃，也不是违背所许下的诺言。

有时 □□□□□□ 说：

「等候；尚未成熟。」

有时它说：

「休息；破碎的形态无法服事。」

有时它说：

「起来；恐惧正把它的拖延称为谨慎。」

有时它说：

「留下；另一个生命曾信赖你所承担的承诺。」

出于觉知而选择的责任并非奴役。

在国度中，没有人拥有他人的时间；但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延续、关怀和临在，因为他已认出一种需要，并决定去服事它。

休息不是给已经生产足够之人的奖赏。

它是秩序的一部分。

时间是为生命而造的；生命不是为时间而造的。

在国度中可以有度量，却没有时刻的主人。

可以有协调，却没有对人的买卖。

可以有节奏，却没有需要牺牲生命来侍奉的机器。

可以有等候，却没有对已认出之道的无限期拖延。

工作不再是买来的顺服，而重新成为服事：能力与需要相遇。

□ □ □ □ □ □ □ 回到墙上。

□ □ □ □ □ □ 打开那扇门。

永恒不再被想象为无限数量的钟点：它被认出是圆满的临在，在那里，生命不再被搁置。

意识

意识不在角色之内出现；角色在意识之内出现。
觉知并非在我们进入临在时才开始的。

它早已存在。

在源头中并不存在两个分离的觉知。只有同一个觉知 通过不同的形态彰显并体验自身。

它在源头中是一。

它在视角中是多元的。

每一种形态都通过一个不可重复的身体、记忆、感官和历史来接收世界。

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单一的个体心智分散于所有人之中。我们并不会自动共享思想、记忆、知识或感知。

觉知的合一并不会抹去其窗口的独特性。

直到如今我们常说：

「我的身体」。

「我的历史」。

「我的思想」。

「我的记忆」。

「我的觉知」。

但身体、历史、思想、情绪和记忆都是可以被观察的。

甚至那个说「我」的角色，在它渴望、恐惧、回忆或自我防卫时，也是可以被观照的。

如果角色可以被观察，它就不能穷尽观察者。

觉知并非储藏在角色之内的一种所有物。

角色是出现在觉知之内的一种形态。

停下来。

感受身体。

观察一种感觉。

注意一个念头出现时的情况。

让你的名字浮现，并观照它所伴随的一切。

在内心里说：

「这出现了」。

不要急于断定觉知是什么。

首先要认识到，没有任何孤立的内容能穷尽它出现于其中的那个能力。

然后再观照另一个人。

你无法进入他的记忆，也无法在不倾听他的情况下认识他。他的视角不属于你。但你在其中认出一种能够经验、痛苦、选择和回应的生命。

视角是不同的。

尊严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相同。

差异并不证明源头的分离。

觉知开启了启示的所在，但并不会使角色成为一切知识的主人。

如果合一让你以为可以不倾听就认识他人，那么自我已经占有了它。

如果它让你忽视界限、同意或差异，那么你已经把角色扩展到了占据一切的地步。

如果它让你凌驾于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上，那么说话的仍然是自我。

那合一的觉知，是通过相反的果实被认出的：

更多的倾听。

更多的责任。

更多的对独特性的尊重。

更少将另一种生命当作对象来对待的能力。

观察者、问题与辨别

问题打开空间；辨识阻止任何声音占据它。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并不相同，但也不是毫无关联。

凝视一棵树的人，并不会在身体上变成树。

倾听他人痛苦的人，并不会获得其记忆，也无权支配其经历。

区别依然存在。

坠落的，是绝对分离的幻想。

观察者出现在意识之中。

被观察者通过其形态、印记或见证进入意识。

凝视的行为将他们汇聚，却不混淆他们。

象征架起桥梁。

意识是相遇的祭坛。

提问与回答也属于同一个运动。

真正的提问，诞生于我们承认某事尚未被理解之时。

它不会预先编造所渴望的答案。

也不会因为某种声音出现在内在，就接受它。

在内在对话中，恐惧、欲望、记忆、创伤、习惯、羞耻、愤怒和渴望被认可，也都在说话。

恐惧可以披上警告的外衣。

欲望，可以披上启示的外衣。

骄傲，可以披上理性的外衣。

创伤，可以披上审判的外衣。

渴望被认可，可以披上服事的外衣。

因此我们必须分辨：

事实： 已经发生或可以被观察到的事物。

诠释： 角色所附加的意义。

对应： 象征所允许穿越的内在和外在的关系。

认识： 先于我们兴趣的真理，在那种关系中显现。

道成肉身： 负责任、合宜且开放于修正的行动。

真理不需要像人的宣告那样被检验。

需要被检验的，是角色声称已领受、理解或道成肉身地体现那真理时所使用的言语、象征和形态。

问问它们：

它与可知的事实相符吗？

它是否抬高角色凌驾于其弟兄之上？

它是否要求盲目的顺服？

它是否滋养恐惧或分离？

它是否宣告某人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

它是否允许忽视他人的苦难？

它是否接受以它所施予他人的同一标准来被衡量？

如果它抬高、要求、分离、占有或使人非人化，那么即使使用神圣的道，说话的也是自我。

不是「可能正在说话」。

它正在说话。

道的道可以使人不安，如剑般穿透，但不会将真理变成统治的工具。

它归还意识、自由、责任、公义、怜悯和修复的能力。

一种体验的强度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源头。

惊奇可以欺骗。

巧合可以被诠释。

力量可以模仿。

征兆可以使人目眩。

我们通过对应和果子来分辨。

决定性的问题不是：

「我的体验有多么非凡？」

而是：

「什么样的生命形态正试图通过我来道成肉身？」

第一真理：位格之前的存有

没有任何外在可以替代那必须发生在里面的 □ 认识 □ 。
在临在中展开的第一真理是：

我是，但我不可归结为我所能观察到的任何形式。

我的名字称呼我，但并不起源我。

我的历史塑造我，但并不包含我全部的存在。

我的角色使我得以行动，但并不是我所体现的生命之源。

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能对我们之所是给出最终的定义。

一本书能提供象征。

一位老师能指引。

科学能教导我们关于身体和可观察的宇宙。

一个群体能陪伴、对照和纠正。

但没有人能替我们记忆。

没有人能代替我们进入临在。

没有人能将其认知转化为我们的顺服。

这并不使外在之物变得无用。

它恢复了其功能。

老师指引而不自称为归宿。

书保存着道而不自称为道。

群体聚集而不拥有意识。

在内我们记忆。

在外我们对照并体现。

在两岸之间，象征保持着桥梁的敞开。

我们尚未完全宣告我是。

在此之前，那虚假的冠冕必须坠落，就是自我可能借此攫取那道并高踞于他人之上的冠冕。唯有如此，那道所启示的内在冠冕才能被领受：不是对他者生命的权柄，而是意识的至高性、对自身形式的治理，以及对道的责任。

此刻只需认知：

我不是意识的源头。

我不是真理的主人。

我是一种有生命的形态，能够领受、辨别、体现并回应。

启示的道：起源、对应与彰显

在一切形态之前，存留着使之显现的可能性、关系与意义。

太初有道，源头只有一位。

我们并非仅仅将其置于时间线的开端。我们承认祂是那源头，无任何可见形态生发祂，也无任何形态能容纳祂。

道并非另一个分离的源头。

祂是源头在传达意义、关系与显明的可能性。

源头永存。

道宣告。

旨意引导。

对应相连。

形态彰显。

象征开启。

果实显明。

一切可见的源头都依赖于先于它的事物。

种子生发树木，但它来自另一棵树、来自土地、来自水、来自光，并来自一段生命的历程。

一个想法生发工具，但构思它的人领受了语言、物质、记忆与能力。

一个制度生发规则，但它并未生发它所要作用其上的生命。

一切可见之物都被某种尚不具那形态的事物所先导：可能性、功能、关系、导向，以及能够容许其显现的条件。

这就是 □ 内里 □ 的深度。

不仅仅是角色内在的心理层面，而是先于显明的意义之不可见者。

物质的因果律解释了一种形态如何在可观察的世界中出现并运作。

象征的对应则观照它体现了何种关系，以及它容许何种意义穿越。

二者并不竞争。

说心脏体现循环，并不取代其发育与跳动的生物学。

说光容许穿越而达于真理，并不消除产生它的物理来源与过程。

物质解释机制。

象征开启关系。

观照心脏。

它领受又交付。

它充满又倒空。

它推动那归回之物，使生命得以持续达于全身。

在神国的语言中，最初的跳动乃是那首要的、成为肉身的服事旨意：

领受为要交付；借着使生命流通而保全生命。

这不是角色的决定。这是一种先于自我的导向，体现在活的功能之中。

观照外在的光。

它使原本在场之物成为可见。它内在的对应乃是真理穿越一种形态，而窗户并不自称为太阳。

观照父亲与儿子。

生育确立了身体的纽带。同在或不在并不制造这种关系，却显明它如何体现。父亲的名号可以存留，而本应履行它的看顾却缺失了。同在使形态充满服事。不在则保留名号，却使其功能空洞。

观照面对外在形态时的恐惧。

它可能回应真实的危险。但它也可能开启一座桥，通向内在的脆弱：对痛苦的恐惧、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对被侵入的恐惧，或对无法保护自身形态的恐惧。

穿越象征并不否认外在的危险。

它显明完整的关系。

同一个不可见的实在可以遇见许多形态。

同一个形态可以包含多种对应。

因此，神国的语言并非僵硬的词典。

对应需借着背景、功能、关系、旨意、服事与果实来辨别。

不可见者使之可能 □ 道宣告 □ 旨意引导 □ 象征开启 □ 形态彰显 □ 意识 认知 □ 果实显明。

符号中的语言：神国的原始语言

形宣告出那在看不见的领域中，道所使之成为可能的事。
创造借着关系说话。

种子、树、水、火、饼、门、道路、灯、宝座、剑与城，并不含有只留给少数人的密码。

它们说话，因为它们的形态与功用使人得以认出那先于它们的事物：

领受与交付。

开启与关闭。

照亮与隐藏。

喂养与吞吃。

服事与掌权。

死去与起来。

国度原始的语言就是对应。

象征是它活着的单元。

它不仅仅是一物代表另一物。

它是一种可穿越的形态，借着它，一种看不见的关系可以被认出。

象征是道通往形态的桥梁。

但衣裳并不包含完整的道。

若形态自称为完全的意义，象征便闭合，偶像便诞生。

并不存在两个起源的秩序。

存在一个显明的运动和一个记起的运动。

显明的秩序从内向外降下：

道 □ 意图 □ 象征 □ 形态 □ 服事 □ 果子。

道是先在的。

意图引导方向。

象征架起桥梁并承载对应。

形态赋予它可见的身体。

服事显明它的方向。

果子作见证。

没有任何外在之物生出了那所内住的内在。金属的冠冕并未创造权柄。外在的宝座并未创造治理。金钱并未创造富足。圣殿并未创造同在。

它们是后于道的形态，唯有当它们保持向那先于它们的象征敞开时，才能忠心地服事。

既然形态已在我们眼前，记起可以从凝视它们开始，并穿越它们而达于它们的源头：

被凝视的形态 □ 被穿越的象征 □ 内在的对应 □ 被记起的道 □ 被恢复的形态。

这回归并不将形态变为本原。它将其视为印记来凝视。

矩阵恰恰伪造了这一区别。它教导一种颠倒的因果：

形态 □ 象征 □ 道。

它声称外在的形态产生、包含并赐予那实际上先于它的事物。

然后它隐藏象征，使无人能穿越它，并将形态管理为通往国度的唯一门户。

如此它使人敬拜表面。

敬拜金钱的人，不再看见金钱所劫持的内在富足。

敬拜外在政府的人，不再记起他所交出的权柄、主权与内在治理。

敬拜少数人之冠冕的人，不再穿越其象征，直到那在我是之中所有人的加冕。

敬拜圣殿的人，不再认出自己为居所。

在外行事却不记起道的秩序，便是在一个新名字之下复制那颠倒。

在内记起却不归还一个忠心的形态，便使启示没有肉身。

矩阵并不需要摧毁象征。

它只需阻止它们被穿越。

它将那本也应开启内在对应的事物，完全放置于外。

那兽仅仅变成另一个敌人。

宝座仅仅变成外在的座位。

战争仅仅变成军队。

死亡仅仅变成身体的终结。

复活仅仅变成一件未来的事。

起义仅仅变成对别人的反抗。

革命仅仅变成统治者的替换。

如此，那角色可以向外谴责那它继续在内里喂养的事物。

但存在一种相反的颠倒：宣称一切都是纯粹内在的。

于是外在的战争变成简单的比喻，而身体继续被伤害。压迫被缩减为一个念头。受害者被迫在自己里面寻找那别人仍在造成的伤害的原因。

这也关闭了象征。

桥梁需要两岸。

外在的形态是真实的。

内在的对应也是真实的。

起义始于意识站立起来，不再服从那占据宝座的角色。

那认同死去，它曾说：

「我仅仅是这个名字、这个恐惧、这个伤口和这个故事」。

那死亡并不伤害肉体。

它废黜篡位。

革命随后开始。

那是思想、意志、关系与形态重新围绕真正中心旋转的转向。

起义：意识兴起并废黜虚假的中心。

革命：形态回归生命的轨道。

一个不因另一个而完成。

没有起义，同一个自我将治理新的形态。

没有革命，意识虽已记起，而关系仍处于臣服之中。

字面的言语告知。

象征穿越。

对应汇聚。

记起认出。

道成肉身回应。

这就是国度原始的语言。

真理、光与窗户

窗户允许或阻挡通行；它从来不是光的源头。

真理并非源于我们。

它先于角色，先于其信念，先于其诠释，也先于一切试图为它命名的言语。

真理出自于道。

真理是与本源的对齐。

光是真理的自我显明：它使那本已存在却仍隐藏的成为可见。

光并不创造真理，它使人得以看见。

真理并非在我们理解它时才开始。我们的理解始于其中有一部分能被辨认之时。

真理是独一的，因为它的本源是独一的。它不是每个角色各有一个真理。它对所有人、对所有存在之物都是同一个，尽管没有任何单一的视角能完全容纳它。

从角色而生的是他的视角、他的理解，以及他关于真理所说的话。

当角色把他从自身条件中生出之物称为 □我的真理□，并宣称那是本源时，他并没有创造出另一个真理：他只是把自己的视角抬举到本源的位置，使它变成了谎言。

观想同一道光穿过不同的窗户。

每扇窗户都有自己的位置、大小、颜色、透明度和边界。因此光在各窗中的可见显明并不相同。

角色就是那扇窗户。

他的身体、记忆、语言、知识、恐惧、欲望和创伤，都参与着玻璃的颜色。

独特性并非错误。它使光获得一种不可重复的显明。

颠倒始于窗户宣称：

□这是我的光。□

□在我之外没有光。□

□我的形态包含了全部真理。□

没有任何有限的形态能完全容纳真理。这并不使真理变为相对的。

要分辨光的恒常与窗户的局限。

真正被显明为真理的，不会在之后变成谎言。

人的表达可以被修正。更深的理解可以被开启。我们试图传达真理的象征可以改变。

但真理不会变成它的反面。

同在洁净玻璃。

辨别力将所观照的与角色所添加的分开。

事工打开窗户。

果实显明光找到了多少通路。

不要说：

 真理属于我。

要承认：

 我存在于一个先于我的真理之中，并为我所交付的形态负责。

谎言与阴影

阴影没有自己的起源：它出现在一个形体阻挡了光的去路之处。
黑暗不能产生光。

光也不自我起源。

光就是光。

阴影发生在一形体阻挡光继续其行程之时。

白天，身体投射阴影，因为它挡在太阳与后方事物之间。

阴影并非来自另一个黑暗的太阳。

没有光就没有阴影。

没有阻挡其路径的形体，也没有阴影。

我们里面也是如此。

道是源头在沟通。

真理就是它的光。

良知是祭坛，在那里可以被认识。

我们的形体是窗户，透过它，道可以成为话语、决定和作为。

当角色站在源头与服事之间时，阴影就出现了。

恐惧遮蔽了玻璃。

创伤扭曲了解读。

欲望选择它想要看见的。

骄傲拉下窗帘，然后宣称没有光。

阴影不是我们的本质。

它是当我们阻挡通行时所做之事的后果。

谎言确实从我们而生，当角色及其自我阻挡、偏离或窃取本应让其通过的光时。谎言在真理之后，也在接受真理的存有之后。它不来自黑暗的源头，也不来自另一个真理：它来自中断呼应的形体，然后将其自身的阴影呈现为现实。

谎言出现，当那阴影借着话语占据真理的位置时。

阴影是阻挡。

谎言是自称为光的阻挡。

谎言不能创造。

它模仿。

掌控模仿秩序。

奢侈模仿丰盛。

宣传模仿见证。

品牌模仿印记。

虚假的谦卑模仿羔羊。

购买生命的城模仿赐予生命的居所。

阴影取用智慧、话语、想象、欲望、组织和力量 □ □ 这些从生命而生的能力 □ □ 并改变它们服事的归宿。

当阻挡成为叙事、习俗、奖赏、惩罚、制度及归属条件时，阴影就获得了架构。

于是遗忘的矩阵出现了。

它不能创造良知。

它能使良知与角色认同。

它不能生发创造性的能力。

它能使它降为服从、购买、竞争和复制所学到的形体。

它不能摧毁我是。

它能用名字、阵营、恐惧和债务遮盖它，直到它不再被记起。

因此，我们不是靠制造另一种黑暗来胜过阴影。

同在显明阻挡。

真理点名它。

意志撤去那阻挡通行之物。

作为修复果实。

不要把阴影当作永恒的认同。

以真理观照，它指向窗户应当打开之处。

光就是光。

阴影发生。

真理永存。

谎言终结，当它再也无法隐藏那产生它的形体之时。

一与一切的責任

合一并不抹除差异；它阻止差异变成绝对的隔绝。
说「我们都是一体」并不足够。

如果这句话允许忽视他人独特的经历，那么角色就已经占有了合一。

我们并不共享相同的思想、记忆、身体或历史。

我们共享的是使一切经历成为可能的源头，以及没有任何形式独自产生的生命。

合一需要差异。

没有差异，就不会有相遇、倾听、关系或独特的果实。

差异需要合一。

没有合一，差异可能变成冷漠、等级或支配。

当意识不再围绕角色收缩时，他人的痛苦就不再能被当作完全陌生的现实而摒弃。

这并不意味着占有他人的声音。

这意味着允许他人受伤的生命进入我们责任的领域。

分离的意识问道：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与万物合一的意识问道：

「我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我能献出什么能力？」。

合一并不赋予你对他人的权利。

它撤去了你忽视他人的借口。